doi:10.3969/j.issn.1001-4616.2026.05.006

基于景观基因理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路径研究

——以黄山市洪坑村为例

徐素军[1],余凤龙[2]

(1.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程分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 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遗产,其保护与发展已成为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 在快速城镇化与外部开发冲击下,传统村落空间体系面临要素杂糅、秩序紊乱、文脉断裂等现实困境. 科学识别村落的核心景观基因,并基于基因传承提出保护与发展路径,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洪坑村为案例,构建"基因识别—特征导向—路径与策略"的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洪坑村的核心景观基因包括建筑基因(徽派建筑形制与材料)、布局基因("山—林—田—村"共生格局与"祠—坊—宅"圈层结构)和文化基因(进士文化与徽州三雕技艺);基于基因特征,保护与发展应从"符号重塑、结构重组、意境重建"三个维度展开,对建筑基因实施谱系化传承与分级分类管控,对布局基因进行结构性修复与系统重组,对文化基因进行活态化植入与意境重建;本质是实现"外源驱动与内生需求的平衡、文化保护与功能创新的统一、物质空间重塑与社会活力再造的协同". 本文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保护与发展,空间优化,洪坑村
[**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616(2026)05-0048-09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andscape Gene Theory: a Case Study of Hongkeng Village, Huangshan City

Xu Sujun[1], Yu Fenglong[2]

(1.Nanjing Engineering Branch, Jiangsu Un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jing 210023, China)
(2.School of Tourism and Cuisin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important heritag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ir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key issu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the spatial system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ace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mixed elements, disordered order, and disrupted cultural continuity.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the core landscape genes of villages and proposing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based on gene inheritance are crucial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Hongkeng Village in Huizhou District, Huang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ne identification-feature orientation-pathways and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core landscape genes of Hongkeng Village include architectural genes (Huizhou-style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materials), layout genes (the symbiotic pattern of "mountain-forest-field-village" and the concentric structure of "ancestral hall-memorial archway-dwelling"), and cultural genes (Jinshi culture and Huizhou's threecarving arts (wood, stone, and brick carving)). Based on these gene characteristic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dimensions: symbolic reshaping,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Specifically, architectural genes should be inherited genealogically and managed through graded

收稿日期:2026-06-0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2SJZD027)、安徽省城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2022 年度开放课题项目、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22 年度开放课题项目.
通讯作者:徐素军,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村落保护、应急管理. E-mail:253137069@qq.com;余凤龙,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饮食文化旅游、旅游消费等. E-mail:frankid@sina.com

and categorized control; layout genes should undergo structural restoration and systematic reorganization; and cultural genes should be activated and embedded to reconstruct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essence of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external drivers and endogenous needs, a unity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a synergy between physical space reshaping and social vitality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landscape gene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patial optimization, Hongkeng Village

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地域文化与乡土智慧[1]. 在快速城镇化与外部开发冲击下,传统村落迎来了通过旅游等开发路径实现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历史机遇,但其空间体系也面临要素杂糅(传统风貌被现代建筑淹没)、秩序紊乱(外部建设打乱原有组织逻辑)、文脉断裂(文化内涵被符号化浅表化)等现实困境[2-4]. 如何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实现适应性发展,已成为传统村落研究的核心议题.

国内外学者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开展了大量研究. 在空间更新方面,学者们从空间生产理论[5]、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6]、三生空间理论[7]等视角出发,探讨了传统村落空间演变机制与优化策略. 在聚落景观保护方面,景观基因理论为传统村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8],认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建筑风格、布局模式等要素均由特定的“景观基因”所控制与表达. 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村落识别[9]、文化景观基因组图谱[10]、图式修复[11]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12-13],尤其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乡村旅游规划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景观基因理论为分析工具,选取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洪坑村为案例,构建“基因识别—特征导向—路径与策略”的分析框架. 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关键科学问题:如何科学提取传统村落的核心景观基因?如何构建从“符号重塑”到“结构重组”再到“意境重建”的系统化保护发展路径?实现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功能创新的统一?古徽州地区传统村落较多,洪坑村背山面水的聚落格局、典型的徽派建筑风貌、以及以农耕为基础衍生出的宗族文化,集中体现了徽州传统村落的普遍特质[14-16],研究成果能为同类型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景观基因理论

景观基因理论是源于人文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交叉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其核心思想在于将生物学中“基因”的概念隐喻性地引入传统聚落景观研究,用以阐释地域文化景观的构成、传承与演变机制[8]. 该理论认为,传统村落如同有机生命体,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建筑风格、布局模式和文化习俗等可见与不可见要素,均由特定的“景观基因”所控制与表达. 这些基因既是村落外在物质形态的内在决定因子,也是其地域文化认同和历时性稳定的核心载体[1]. 在方法论层面,景观基因理论强调对传统村落景观系统的“解构—识别—重构”. 它借助特征提取、模式比对与信息编码等方法,从聚落选址、平面布局、建筑形态、装饰符号、公共空间乃至非物质文化习俗中,识别出最具代表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单元(即景观基因);通过探究这些基因的排列组合规则(“遗传”)、在外部环境干预下的调整(“变异”)以及其功能与意义的转化(“表达”),揭示村落景观形态的形成逻辑、动态演化过程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景观基因理论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引导研究与实践超越静态、孤立的物质保存,转向对村落遗产整体性、活态性以及适应性的认知.

本文对三类核心景观基因的概念内涵与分类依据进行明确界定:(1)建筑基因,指控制村落建筑形态、风格、材料与装饰工艺的遗传因子,是村落物质景观最直接的外在表达. 其分类依据主要包括:建筑类型(祠堂、牌坊、民居、亭阁等)、建筑形制(空间格局、屋顶形式、天井结构等)、建筑材料(青砖、黛瓦、木材、石材等)以及建筑装饰工艺(木雕、石雕、砖雕等)[17]. 建筑基因的稳定性体现在其形制与材料的延续性,变异性则体现在功能置换与材料更新等方面. (2)布局基因,指控制村落整体空间组织逻辑与结构关系的遗传因子,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空间关系. 其分类依据包括:宏观生态格局(山水格局、农田林网、生态边界等)、中观社会空间结构(以祠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以牌坊为标志的礼仪轴线等)以及微观街巷

肌理(道路等级、巷道尺度、界面连续性等)[18]. 布局基因是村落空间秩序的内在语法,决定了村落的空间识别性与场所精神. (3)文化基因,是指控制村落精神文化、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遗传因子,是村落非物质遗产的核心载体. 其分类依据包括:物质文化层(进士文化、宗族文化等物质载体)、制度文化层(祭祀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规范)以及精神文化层(民俗信仰、工匠精神、地方认同等价值观念)[19]. 文化基因通过建筑与布局基因得以物化表达,同时又赋予物质空间以深层意义.

1.2　图式语言与景观基因的理论耦合

图式语言理论与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村落空间研究中具有内在的理论耦合[6]. 图式语言理论侧重于将村落空间视为可被解读的“语言系统”,从“语汇—语法—语境”三个层次对空间形态进行系统性解构,识别空间元素、组织秩序与文脉意涵. 景观基因理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致力于从被解构的图式语言中提炼那些决定村落独特文化身份的“遗传因子”. 换言之,图式语言所解析出的图式语汇和空间结构,正是景观基因的物质载体;而景观基因则是图式语言所指向的文化内核.

基于这一理论耦合关系,本文构建了“解构—识别—优化”的递进式分析框架:首先,基于图式语言理论对洪坑村空间体系进行系统性解构,识别其空间元素、组织秩序与文脉意涵;其次,从解构结果中提取核心景观基因,包括建筑基因、布局基因和文化基因;最后,基于基因特征,从“符号重塑、结构重组、意境重建”三个维度提出空间优化路径. 这一框架实现了从“形态”到“结构”再到“基因”的深化聚焦,为传统村落的空间优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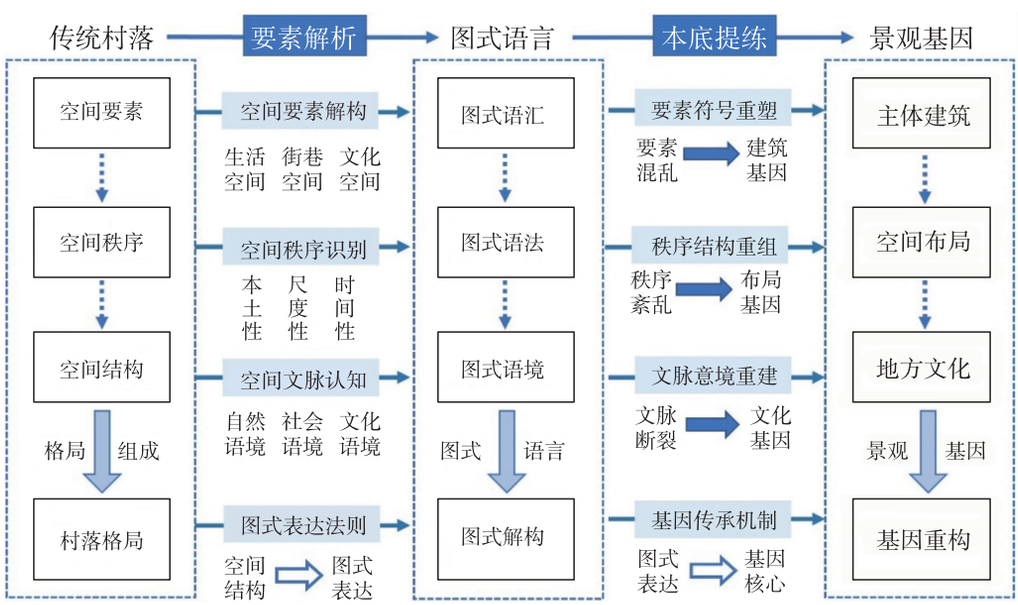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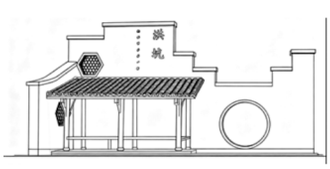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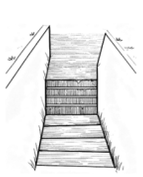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与空间分析等方法. 文献研究方面,系统梳理了景观基因理论、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文献,为理论框架构建与基因识别指标体系设计提供依据. 田野调查方面,研究团队于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多次赴洪坑村开展实地调研,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村落的建筑风貌、空间布局、文化遗存等进行了系统调查与记录. 访谈对象涵盖村干部、原住民、旅游从业者等多元主体,累计访谈 32 人次. 空间分析方面,借助 ArcGIS 空间分析平台与 Depth Map 空间句法分析工具,对洪坑村的土地利用、建筑分布、街巷结构等进行了量化分析. 景观基因的识别采用“特征解构提取法”作为核心方法,围绕“特征提取—模式比对—信息编码”的技术路线. 首先系统梳理洪坑村历史文献、地方志、既往研究成果,提取村落历史演变中的稳定空间要素与文化特征,作为基因识别的历史依据. 其次,通过实地踏勘、访谈记录等方式,获取村落现状空间的一手资料,重点记录建筑形制、布局结构、文化符号等关键信息. 再次,基于图式语言理论,从“语汇—语法—语境”三个层次解构村落空间,提取具有代表性、稳定性和稀缺性的空间特征单元,通过与徽州地区典型传统村落

的空间模式进行比对,筛选出洪坑村独特的景观基因. 最后,构建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表1),对各识别指标进行定性—定量综合评判,筛选出核心景观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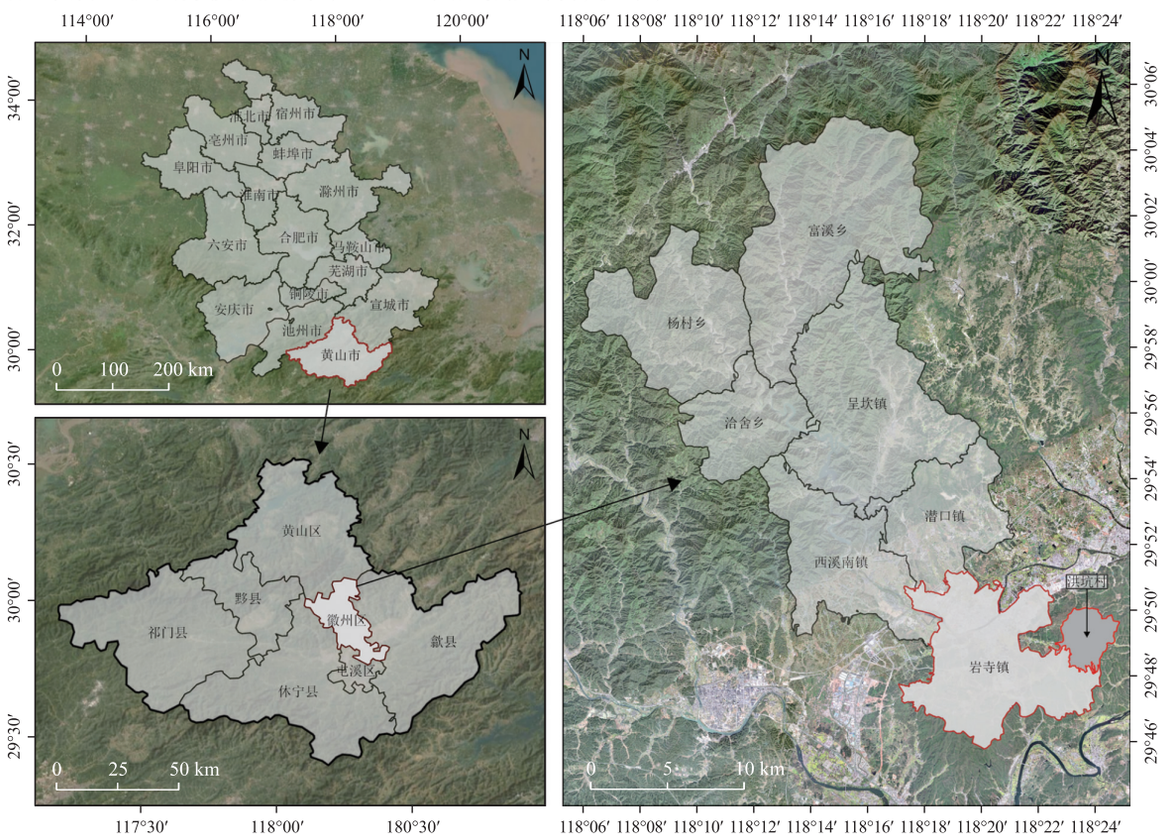
表1　洪坑村典型景观基因提取

Table 1　Extraction of typical landscape genes in Hongkeng Village

识别因子	识别指标	识别内容	基因图式	识别结果
建筑基因	建筑类型			洪坑村建筑表现出典型的徽派建筑特征,徽派建筑特有的马头墙、天井、白墙黛瓦随处可见
	建筑材料			洪坑村各类建筑多就地取材,多以砖、木、石为材料,历史建筑多为木制结构,现代民居多采用现代建材
	建筑形制			洪坑村的建筑形制表现为古今融合,既保留了传统民居,也有满足村民居住需求的现代化住宅
布局基因	外部格局			洪坑村由徽州移民建设而成,发育于丘陵之间,塑造出了洪坑村“山—林—田—村”一体共生的独特风水格局
	空间布局			山林构成村落的生态本底,农田水系形成了生产与生活的自然景观,村落则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布局
	街巷结构			洪坑村中纵横交错的小道互相沟通,村内房屋沿着道路分布,坐向均一致,道路两旁的房屋都坐山朝水
文化基因	进士文化			洪坑村内的世科坊、状元厅、状元坊等都是进士文化的物质载体,反映了洪坑村对教育与功名的极度重视
	历史文化			洪氏家庙和四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极具徽州特色,历史文化内涵浓厚)
	地方技艺			洪坑村代表性建筑上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这“徽州三雕”,它们是徽派传统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精华所在

2　洪坑村景观基因识别

洪坑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东侧,距徽州区城区约 7 km,北距歙县县城约 10 km,东距歙县雄村景区 3 km(图 2). 洪坑村历史悠久,距今已 1 200 多年历史. 洪坑村的洪氏,是新安始祖洪经纶公第七世孙洪朝公的第五个儿子洪鈖公首迁休宁黄石泽,再迁洪源村(又称洪门里),后改称洪坑. 现有 2 个自然村,总户数为 428 户,总人口为 1 451 人. 从 2017—2021 年洪坑村人口统计情况来看,洪坑村户籍人口呈现微减少的趋势. 洪坑村目前外出务工人口约 500 人. 洪坑村自科考以来先后出过 21 位科举进士和荐贡进士,获得举人功名者更是不胜枚举,被誉为徽州“进士村”,享有“徽州照壁第一村,科甲连登进士源”的美誉. 洪坑牌坊群及洪氏家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内现存世科坊、进士坊、贞节坊、节孝坊等 4 座明清牌坊,其中状元坊后现存徽州第一大照壁. 洪坑村依托进士文化、古村落、牌坊古建等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目前旅游处于发展阶段. 2018 年 12 月,洪坑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洪坑牌坊群及洪氏家庙已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审图号:GS(2024)0650

图 2　研究区区位图

Fig. 2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2.1　建筑基因

洪坑村的建筑基因表现为典型的徽派建筑特征. 在建筑形制上,洪氏家庙采用“前后三进”格局,由门屋、享堂、寝殿组成,粗柱大梁,整体结构完整,是清中期徽州祠堂建筑的范例;普通民居采用“四水归堂”天井布局,形成内向、私密的生活单元. 在建筑材料上,历史建筑以砖、木、石为主要材料,就地取材,青砖、黛瓦、木材构成了徽派建筑的色彩与质感基础. 在建筑工艺上,徽派木雕、石雕、砖雕(“徽派三雕”)技艺精湛,广泛应用于门楼、窗花、梁枋等部位,“双狮争绣球”“麒麟献瑞”等图案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祈福纳吉、教化人伦的精神追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外部开发影响下,洪坑村的建筑基因出现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变异”现象. 一方面,保护型建筑(如洪氏家庙、世科坊等)得到修缮与保护,建筑基因的“原真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新建建筑(如游客服务中心、现代民宅等)在体量、色彩、屋顶形式等方面未能与传统风貌充分协调,出现了基

因“异化”的风险(表 1).

2.2 布局基因

洪坑村的布局基因体现在宏观、中观两个层面. 在宏观层面,村落遵循“山—林—田—村”共生的风水格局. 洪坑村发育在山谷之中,北侧和东南方向有低矮山丘环绕形成自然生态边界,中部平原地带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形成居住和农耕的主要区域. 林地在村域内占比高达 79.69%,以乔木林为主构成村落的生态屏障. 这一“依山傍水、负阴抱阳”的选址格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在中观层面,村落形成“祠—坊—宅”圈层式社会空间结构. 洪氏家庙作为村落绝对的礼制与精神中心,其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轴线和中心区位确立了整个村落空间的向心性与秩序感. 牌坊群作为线性空间中的标志性节点,通常立于村口或通往祠堂的要道旁,以庄严的形态宣扬科举功名与伦理道德. 民居建筑以祠堂为核心,依亲缘关系远近呈团块状簇拥分布,形成了“核心—组团”的肌理. 外部开发活动对布局基因产生了扰动,表现为服务设施零散嵌入核心居住区、生活空间与外部功能空间交错混杂等“语法紊乱”现象,圈层结构的完整性受到削弱(图 3).

2.3 文化基因

洪坑村的文化基因集中体现为进士文化与徽州三雕技艺. 进士文化是洪坑村最核心的文化基因. 村落内的世科坊、状元厅、进士坊等传统建筑都是“进士文化”的物质载体. 在更深层次上,进士文化背后是对礼制思想与教育文化的推崇,程朱理学在徽州地区的传播强化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教育传统,书院、学堂等文化空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科举圣地”的文化意象.

徽州三雕技艺(木雕、石雕、砖雕)是洪坑村文化基因的微观表达. 这些装饰意象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祈福纳吉、教化人伦的精神追求,是微观尺度上的文化叙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徽派竹刻技艺(省级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是洪坑人;中秋舞草龙(市级非遗)和春社(区级非遗)等民俗活动是村落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开发中进士文化被简化为展板解说,非遗活动频次减少或表演化,文化基因面临“符号化”和“扁平化”的风险(图 4).



图 3 洪坑村“山—林—田—村”空间格局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mountain-forest-field-village" in Hongkeng Village



图 4 洪坑村文化空间构成

Fig. 4 Composition of cultural space in Hongkeng Village

3 景观基因视角下洪坑村保护与发展路径

基于洪坑村景观基因识别结果,本文提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三维路径框架:针对建筑基因的“符号重塑”路径、针对布局基因的“结构重组”路径、针对文化基因的“意境重建”路径. 三维路径形成从物质形态到空间结构再到精神内涵的递进关系,即从“形”到“序”再到“意”的递进式优化逻辑,共同构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系统化框架(图 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嵌入分级管控清单、圈层功能准入、社区参与机制等实施工具,以增强路径的可操作性与落地性.

3.1 符号重塑:建筑基因的谱系化传承与分级管控

旅游发展等外部开发对建筑基因的冲击最为直接,表现为新建筑风貌失调、传统建筑功能异化. 建筑基因的保护与发展路径核心在于从“形式模仿”走向“基因传承”,使建筑成为既承载历史又面向未来的活态符号.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建立洪坑村建筑基因谱系库. 系统梳理其建筑类型(家庙、牌坊、民居、亭阁等)、建筑形制(洪氏家庙的“前后三进”格局、民居的“四水归堂”天井)、建筑材料(青砖、黛瓦、木材、石材)和装饰工艺(徽派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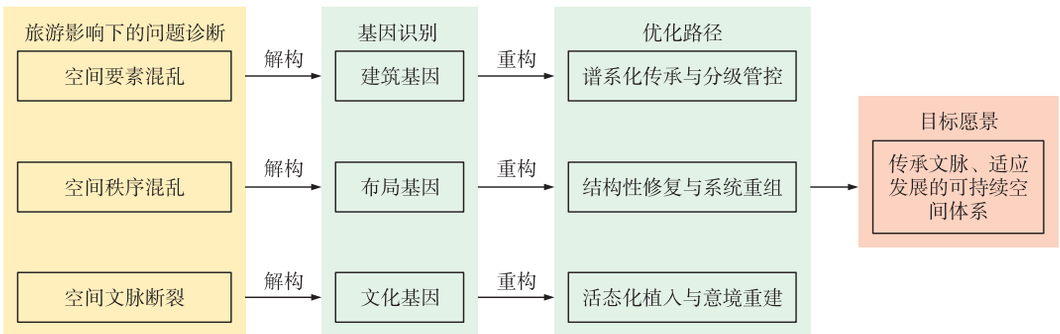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景观基因特征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三维路径框架

Fig. 5　Three-dimensional pathway framework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andscape gene characteristics

石雕、砖雕). 在此基础上进行基因编码,形成建筑基因图谱,作为所有建设与改造活动的“基因地图”,为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分级分类的精准管控. 将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如洪氏家庙、世科坊等)划分为保护型建筑,实行“原型保存”策略,严格采用传统材料和工艺进行修缮,功能以静态展示与文化祭祀为主,重在基因的“原真性遗传”. 将一般传统民居归类为活化型建筑,实行功能置换与适应性改造策略,在保留外立面、结构体系和核心空间的前提下进行内部现代化升级,转型为民宿、文化客栈、非遗工坊等,实现建筑基因在使用功能上的“适应性变异”. 将旅游服务设施、村民住宅划分为新建型建筑,实行基因转译与创新表达策略,强制要求新建筑在体量、色彩、屋顶形式等方面与传统基因协调,但鼓励运用现代材料与技术进行抽象表达.

制定建筑基因管控清单与实施工具. 对新建、改建、修缮项目实行“基因符合性审查”,明确建筑高度、色彩、屋顶形式、立面开窗、材料使用等控制指标,未通过审查的项目不予审批. 建立传统建筑工匠名录与培训机制,保障青砖、黛瓦、木构及徽州三雕工艺的传承;恢复传统材料供应链,确保修缮工程“材得其用、工得其法”. 在核心保护区设置建筑功能准入正面与负面清单,防止过度商业化对建筑基因的侵蚀.

3.2　结构重组:布局基因的结构性修复与系统重组

布局基因的保护与发展路径在于修复并强化其内在的组织“语法”[20],引导外部功能有序嵌入而非无序覆盖. 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严格保护宏观生态序列. 保护洪坑村“山—林—田—村”的传统生态空间序列,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视觉通廊,控制建设高度,确保山体背景的完整性和水系、田园的可见性. 同时,将自然元素作为结构性绿色廊道引入村落内部,利用忠洪古道遗迹建设生态步道,沿水系设置亲水景观带,使生态基因从背景走向前景,成为旅游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强化社会结构的圈层化延续与功能准入. 强化由“祠—坊—宅”构成的圈层式社会空间语法,并将其转化为旅游功能分区的依据. 核心圈层(核心保护区)以洪氏家庙、牌坊群等为核心,以严格保护和文化展示为主,控制游客流量,营造庄重、静谧的“进士文化”核心体验区,功能准入以文化展示、祭祀、研学为主,禁止大型餐饮、娱乐、住宿等干扰性业态. 协调圈层(文化休闲区)作为核心区的缓冲与功能拓展,允许引入低强度、高文化品位的业态,新建筑布局以簇群式、小体量嵌入原有肌理. 发展圈层(综合服务区)集中布局游客中心、停车场、特色餐饮、民宿集群等服务设施,通过生态绿地与内部区域形成有效隔离,实现“外动内静、外新内古”的良性互动. 应制定圈层功能准入清单与业态负面清单,明确各圈层允许、限制和禁止的功能类型.

优化街巷脉络的分级与流线组织. 尊重并优化“乡道—主干巷—次干巷—宅间巷”的四级路网语法. 生活性巷道(次干巷、宅间巷)需保持亲切尺度、连续界面与传统铺装,原则上设为步行区,作为游客深度体验的“慢行系统”. 旅游性干道(049 乡道等)需规划清晰的旅游主环线,满足消防和通行需求,形成高效的“快行系统”. 通过交通组织方案实现“快慢分离、内外衔接”,避免机动交通对村落内部生活秩序的干扰.

3.3 意境重建:文化基因的活态化植入与社区参与

文化基因的保护与发展路径核心在于将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将空间转化为场所,重建其深层的文化意境[1,21],并建立可持续的社区参与机制. 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激活文化传承内生动力. 推动成立由村集体、原住民、专家、运营方共同参与的"洪坑文旅融合共同体",确保村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决策参与权、文化解释权和收益分配权. 将传统的"聚族而居"宗族凝聚力转化为现代"社区共建"的动力. 建立文化保护基金与收益反哺机制,将门票、民宿、文创等收益按一定比例用于村落保护、村民分红和公共文化服务,并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使文化保护与社区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

推动传统文化空间的场景再生与叙事构建. 超越将洪氏家庙、牌坊群仅作为静态参观景点的做法,在特定时节恢复或创新设计祭祖典礼、状元及第巡游、开笔礼等仪式活动,使其成为游客可观摩、可体验的活态文化剧目. 将"状元厅"等空间转化为国学讲堂、研学基地,借助沉浸式剧场、AR 等技术手段,让进士文化基因在当代教育语境下"活"起来. 制定年度文化活动日历,与学校、旅行社、研学机构建立合作,形成稳定的文化体验产品体系.

促进民俗技艺的生产性活化. 将舞草龙、春社等非遗活动进行定期化、品牌化运营,打造为洪坑独特的年度旅游盛事. 鼓励开发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将传统技艺基因转化为可售卖的文化商品和可持续的生计方式. 建设非遗工坊与竹刻传习所,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体验课程与技艺展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上述三维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以建筑基因为物质载体、布局基因为空间秩序、文化基因为精神内核,形成"形—序—意"协同的保护与发展体系. 通过符号重塑、结构重组与意境重建,洪坑村可在保护核心景观基因的前提下,实现功能适应、活力焕发与文脉永续.

4 结论

本文基于景观基因理论,以洪坑村为案例,构建了"基因识别—特征导向—优化路径"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系统化方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洪坑村稳定遗传的核心景观基因分为三层:建筑基因(徽派建筑形制与材料、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形制表现)、布局基因("山—林—田—村"共生格局与"祠—坊—宅"圈层结构)和文化基因(进士文化与徽州三雕技艺). 这些基因是村落独特文化身份的内在决定因子,旅游开发等外部扰动,诱发了建筑风貌异化、空间圈层秩序失衡、地方文化浅表化三类差异化基因变异.

第二,基于基因特征和外部因素发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应构建三维协同体系:以符号重塑推进建筑基因实施谱系化传承与分级分类管控(保护型、活化型、新建型);以结构重组完成布局基因的结构性修复(宏观生态维护、圈层结构强化、街巷脉络优化);以意境重建实现文化基因活态化植入(社区治理创新、文化场景再生、非遗生产性活化). 保护与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外源驱动与内生需求的平衡、文化保护与功能创新的统一、物质空间重塑与社会活力再造的协同". 只有在对村落自身基因谱系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管控、有序重组与活态植入,才能实现传统村落的功能适应、活力焕发与文脉永续.

第三,理论创新层面,本文拓展景观基因理论应用场景,构建了从"基因识别"到"特征导向"再到"优化路径"的完整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偏重宏观策略或静态保护的局限,为理解村落空间"何以以此种结构存在"以及"如何从最基础的基因单元开始重构"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 在实践层面,本文提出的基于基因特征的三维保护与发展路径为洪坑村及其他传统村落提供了可操作的优化方案. 特别是分级分类的建筑管控策略、圈层化的旅游功能分区、以及文化场景再生的具体措施,对于解决"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开发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景观基因的识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研究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识别结果,未来可探索更量化、更易操作的基因识别方法;其次,洪坑村作为徽州文化区的典型案例,其研究结论在推广至其他文化区时需要谨慎考量地域差异;最后,优化路径的实施效果需要长期跟踪验证,未来可开展保护发展方案的仿真模拟或落地效能评估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伯华,尹莎,刘沛林,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2015,35(2):189-194.

[2] 李伯华,李珍,刘沛林,等. 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及其分异规律[J]. 自然资源学报,2022,37(2):362-377.

[3] 程志炫,余捷远,陶伦. 景观基因理论在乡土人居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基于国内核心期刊的系统文献评述[J]. 建筑与文化,2025(8):159-161.

[4] 郭梦瑶. 景观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更新研究:以林州市任村村为例[D].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25.

[5] 杨馥端,窦银娣,易韵,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2023,38(2):357-374.

[6] 陈耀华,秦芳. 乡村遗产的韧性能力与可持续演进: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为例[J]. 中国园林,2023,39(1):65-71.

[7] 顾怡,徐冬,于鹏,等. 传统村落旅游地游客文化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以苏州陆巷、杨湾、明月湾、东村古村为例[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7(3):63-71.

[8] 刘沛林,刘春腊,邓运员,等. 基于景观基因视角的传统聚落景观区系:以湘西为例[J]. 地理学报,2010,65(9):1103-1113.

[9] 吴隽宇,鲜知颖,彭长歆. 从景观基因识别到适应性修复: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活化路径探析[J]. 风景园林,2025:1-21.

[10] 胡最,刘沛林.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特征[J]. 地理学报,2015,70(10):1592-1605.

[11] 胡荣,莫冬梅,李婧,等. 白雾村传统村落图式语言解析与修复路径研究:基于图式语言与景观基因理论[J]. 广东园林,2025,47(1):47-57.

[12] 费雪艳,程叶青,孔熙平,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基因链分析:以陵水黎族自治县疍家渔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2024,39(8):1760-1779.

[13] 窦银娣,李萍萍,李伯华. 图式语言视角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特征解构与景观修复研究:以坪坦村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58(3):382-394.

[14] Chen X, Xie W, Li H.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ecosystem:a case study of Chengkan Village[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20,104:102250.

[15] Li H,Yuan Y,Zhang X,et al.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sett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a case study of the Sunan region,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93):234-243.

[16] Hu X,Li H,Zhang X,et al.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the totality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ral space system: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regio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 94:102062.

[17] 冯卫,谢一鸣. 徽派传统聚落建筑基因研究[J]. 中国名城,2011(9):66-68.

[18] 王苏宇,陈晓刚,林辉. 徽州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及其特征研究:以安徽宏村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20,27(5):13-17,36.

[19] 王兆峰,张青松. 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与机制: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J]. 经济地理,2024,44(10):155-164,175.

[20] 窦银娣,李萍萍,彭琮皓,等. 基于图式语言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布局特征:以沅江流域为例[J]. 资源科学,2026,48(5):1271-1285.

[21] 刘颖,靳诚. 顾及网络关注度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8(6):36-47.

[责任编辑:杜忆忱]